

## 舞臺劇本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三時三十分

會議地點：文訊雜誌社會議室

決審委員：耿一偉·黃建業·黎煥雄·鍾明德·鴻鴻（依姓氏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楊宗翰

會議記錄：廖宏霖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第二十一屆臺北文學獎舞臺劇本收件狀況，共收到七十二件來稿，初審後有四十四件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紀慧玲、黃致凱、簡莉穎於三月六日在文訊雜誌社開會討論後，評選出十件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耿一偉、黎煥雄、鍾明德、鴻鴻共推黃建業為主席。預計經過兩輪投票，逐篇討論後，將選出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優等獎兩名。主席首先請各位評審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耿一偉：我覺得這一次被選進來的作品，在個別的點上，例如主題或形式都有特殊之處，不過我看到比較完整的只有兩篇，其他篇當然也都是可以進一步討論。對我來說，劇本就是語言，因此，語言的真實性跟真誠度以及整體呈現出來形式的藝術性等，都會是比較重要的標準；還有就是舞臺劇本的可演性。

**黎煥雄**：這次的作品，大多數還是處於摸索階段，即便有些破綻，不過都是很有意圖的作品，我自己特別想選出來討論的大概有三篇。我的評選標準，除了這是一個設在文學獎之下的劇本獎項，我會特別重視作品在文字跟語言上的表現以及題材，例如這次有一篇是以外籍新娘為主題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亮點。

**鍾明德**：剛剛提到以外籍新娘為主題的那篇，我本來想，如果要立刻選出首獎，就應該給它，不然就從缺。這個想法呼應前面說的，這是一個文學獎，不是在找一個商業電影的劇本，所以我喜歡談外籍新娘這類主題的作品，它除了具備關懷的視野，文學性也高。其他篇章，例如〈藏身處 (Hideout)〉，我讀的時候花了很多時間，雖然它的文字也好，技巧也好，但在主題和形式的創新上，似乎不是文學獎應該發掘的作品。不過，都是小地方的問題，總體來說，這幾篇進入決審的作品，能夠進入十分之一的篩選，都有它各自的可讀性。

**鴻 鴻**：原則上，我的第一個評選標準是不論形式或主題，作品能夠有時代性。其次，呈現上有沒有陳腔濫調？我們常常會看到某一些主題，寫來寫去都會有相似的樣貌，而某些形式，也常被使用，其實也只是掉進另一種陳腔濫調。在這樣的標準之下，看看有沒有能夠讓我眼睛為之一亮的作品，有沒有能夠在當代的藝術氛圍中突圍的作者，或者即使作者選了一個很常見的題材，但有沒有寫出一個相對新穎的角度？以上是我比較關注的部分。

**黃建業**：基本上這些決審作品，已經是從不少的作品中選出來，所以我相信它有一定的可讀性。我的評選標準跟鴻鴻剛剛提到的類似，這部分我就不再多說。但我想另外提出一個新的觀點：臺灣本身的異質性，很值得在這樣的評選中被鼓勵，特別是這個異質性始終都是臺灣原創的力量。因此，對我來說，某些

題材就會比較亮眼，然後我才會再去深究它的文字跟語言或形式的展現，其中一個比較典型的問題就是，有些作品中的臺詞，看起來是不同角色說的話，可是在語氣、措辭、甚至說話的邏輯上其實都是一樣的，像這樣的作品，就不會選進我最後的名單之中。

### 第一輪投票

五位評審總評完，經討論後決議第一輪投票，每個人先圈選三篇作品，不分名次，依票數高低排列如下：

#### 五票作品

〈炎性事例〉（耿一偉、黃建業、黎煥雄、鍾明德、鴻鴻）

〈關於一場葬禮〉（耿一偉、黃建業、黎煥雄、鍾明德、鴻鴻）

#### 三票作品

〈藏身處 (Hideout)〉（耿一偉、黃建業、鴻鴻）

#### 兩票作品

〈我們在臺北往生，在天堂臥軌〉（黎煥雄、鍾明德）

## ○票作品

〈九月一號〉

〈心情也快活 Good Mood〉

〈2020·重慶森林〉

〈幽靈晚餐〉

〈選擇〉

〈世界小戰〉

第一輪投票後，有兩篇作品獲得五票，一篇作品獲得三票，一篇作品獲得兩票。以下從兩票作品開始，逐篇討論。

### 兩票作品討論

〈我們在臺北往生，在天堂臥軌〉

黎煥雄：我沒有投〈藏身處 (Hideout)〉，反而是在〈我們在臺北往生，在天堂臥軌〉跟〈世界小戰〉這兩篇中斟酌。〈世界小戰〉的形式在開頭會讓人有點難以進入，不過它的主題很有趣，而且也很有延展性；另外一篇〈我們在臺北往生，在天堂臥軌〉技法滿熟練的，但我有一點點想採取反面思考。這篇很像是剛剛鴻鴻提到的，它有一個當代性，但也是因為這個當代性，讓它有了某種「不夠新」的侷限，

不過，看第一輪投票狀況，它現在這個位置是還滿好的。

**鍾明德**：我也有投這篇，形式上很活潑，可以讓我一直看下去，有某種舞臺張力跟人物角色的趣味，特別是冷嘲熱諷的那個「上帝」，這種語言，在這次作品中也是比較少看見的。不過，這方面的表現，應該只能算是特色，而不是明顯凸出的優點，甚至也有點落入都市文青式語言的陳腔，所以我沒有非常堅持最後一定要選進這篇。

**黃建業**：它有趣的地方在於將這個世代的虛妄感表現出來，這個部分雖然有觸碰到我，但不夠準確，所以我沒有投這篇。

**耿一偉**：這篇的確跟〈世界小戰〉有點像，首先有一個我不喜歡的地方，就是劇作家在劇本中，太常指示導演或演員要做什麼。總之，這兩篇作品對我來說，都各自有被提名入圍的亮點，但是整體而言，還是缺點比較明顯，但有一些缺點也可能是特色。另外，附帶一提的是，像這樣的作品其實還有〈九月一號〉，如果第一輪投票有四票，我可能就會選它。

**鴻 鴻**：我不喜歡這篇跟〈世界小戰〉，但如果真要比較起來，我可能還比較買〈世界小戰〉的帳。我不喜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中的人物沒有說服力，演員根本沒辦法演沒有說服力的人物。例如，我不知道劇本中的「上帝」，祂的動機到底是什麼？因為有了上帝這個角色，整個非常像荒謬劇。可是這部劇本的焦點一直在擺盪，上帝的動機很曖昧，人物的設定有點像沙特〈無路可出〉的味道。可是就算是〈無路可出〉原劇，我都懷疑在現在的劇場裡是否能吸引人。相較之下，〈世界小戰〉還比較有趣一點，雖然我也覺得它的舞臺指示多了一點。但由於它放入「上校」這個角色，卻能夠為整齣戲帶來一個焦

點，並製造一些戲劇張力，觀眾會想知道後來發生什麼事？可是〈我們在臺北往生，在天堂臥軌〉這篇，我甚至都覺得「臺北」這個元素在劇本裡可有可無。我也是跟耿一偉一樣，如果有下一張票就會投給〈九月一號〉，因為它玩形式玩得更漂亮。

黎煥雄：剛剛既然已經討論到〈九月一號〉，我也說明一下我沒有選它的理由。它有一點在炫技，或是說賣弄。如果回到〈我們在臺北往生，在天堂臥軌〉，我有點掙扎在它跟〈世界小戰〉之間。〈世界小戰〉的舞臺指示的確太多了，但劇本中後段的延展性還有角色的完整性、立體感都超過〈我們在臺北往生，在天堂臥軌〉。不過，我也必須說〈我們在臺北往生，在天堂臥軌〉，因為作者很在意舞臺效果，還有一些看起來很明顯是在取悅觀眾的眼，應該不至於讓觀眾不耐煩，反而要小心的是這些刻意的安排多了，會造成某種反感。總之，它應該不會悶，但可能太典型化了。

鍾明德：我也補充一下〈九月一號〉，我不喜歡的原因是在寫作中好像有一種輕浮，作者技術之好，感覺得出來很熟悉舞臺性質以及演員該怎麼工作。當然，這是我個人偏見。另外，我也滿喜歡〈世界小戰〉。

### 一票作品討論

#### 〈臧身處 (Hideout)〉

耿一偉：這篇是一部很完整的商業性的作品，而且主題滿少見的，形式上四平八穩，就這個完整度來說，我支持它。

黎煥雄：這篇讀完會感受到有一個完整度。可是我一直在期待一個類似當代的武俠的東西出現，或是說可以從

武俠這個概念折射出一個當代性，而不只是武俠藏身在現代，或再現在劇場裡。但是這篇作品中的武俠感覺還是原來的武俠。另外，就一個通俗性的閱讀來說，我看不到一些動作的開展。在劇場裡，很難做到像電視或電影那樣，特寫出那些武俠動作的細部，然而這篇作品中所描述的動作不是舞臺表演上的動作，而是很閱讀性的動作，很像小說文字，舞臺的表演性很低。

鍾明德：我覺得這篇各方面都不錯，文字、情節安排、角色刻畫都好，但是它少了一個點，會讓我真正抓住它繼續讀下去，像是以前看《天龍八部》讀到廢寢忘食那樣。相較之下，我看〈炎性事例〉、〈世界小戰〉就會產生一直想看下去的動力。

耿一偉：我回應一下，就某種角度來說，這篇的劇場性還滿強的，剛剛提到的那些動作也許是可以表演的。換句話說，如果就一個導演或製作人的立場而言，這篇是這些作品中我唯一想要製作的戲。對觀眾來講，導演如何將武俠動作轉化在舞臺上，也可能有一種刺激性。

鍾明德：不過我覺得男、女主角，也就是那個守門人跟師母之間，處理得有點失落。

黎煥雄：這篇比較適合擴寫成小說或改編成電影，比如第二十六頁：「Jason 一記冲拳往 James 臉上送，James 頭一偏標指就往 Jason 喉嚨刺……」這些都是電影鏡頭式的動作描述。在劇場中，就算是空間很小的小劇場，不管怎麼處理，這些細節都很難呈現，很難去精確化這些想像。

耿一偉：我覺得這些武俠動作的描寫只是一種提示，就執行面上來說，導演可能會找武術指導，再去重新理解每一個動作的關鍵是什麼。

鴻 鴻：我回應一下黎煥雄，你也常常在劇場裡用小說當演出文本。我懂你說的，這篇若改寫成小說會更精

采，更能去挖掘出你剛剛提到的一種武俠的可能性，但無論如何我覺得導演是有辦法做出轉化的。我有投它一票。首先是因為角色很完整，每一個角色從頭到尾都寫得很漂亮，最後愛情的一收一放，作為一個餘音裊裊的結尾，我也覺得滿不錯的。它的基本功都有達到。其次，這篇也像是某種類型的parody，有點像是電影中的西部片，接近柯恩兄弟的那種氛圍。作者去玩一個類型，並且去玩出一種趣味。最後，這部作品的當代性也許在於如何詮釋，例如也可以這樣看這部作品：一個「師父」消失了，留下一堆爛攤子，要大家守住它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總之，我不覺得它沒有劇場性或當代性，而是看你要怎麼去處理它。

**黃建業**：這部作品完整度相當高，但這個作者真正可惜的地方不在於那些武俠動作該如何表現，而是整個劇本的主軸不夠明確。如果是放在爭奪「一代宗師」的時代失落感這個故事上，讓師伯的角色的虛空感更突出一點，這部戲才會有悲劇性的重心出現，也才會有剛剛鴻鴻說的當代性出現，它應該在主題上要處理得更純粹一些。另外，回到「武俠動作」的討論上，我的另一個想法是，如果換成北派長拳，可能能在舞臺表演上更好展現。

## 五票作品討論

### 〈關於一場葬禮〉

**鴻 鴻**：這部作品四平八穩。從一場葬禮的過程，勾引出一個家族之間的各種關係。這樣的結構並不新鮮，但是我喜歡它的角色寫得很完整；裡面的戲曲作為過去跟現在的串場，也串連得滿漂亮的；最後亂倫的

愛情也算有說服力；場景變換既劇場又電影，用多場景切換的方式，讓整個空間感的調度變得很活潑。整體而言，企圖不大，但都有做到，我覺得以這次的作品來說，算是滿難得的。

**黃建業**：這篇有一個調子一直貫串下去，我甚至覺得它可以有另一個名字〈浮浪人生〉，它將家族中某些陰暗的記憶，藉由一個已逝之人的生命片段，慢慢地在眾人之間浮現。這是一個永遠都會吸引人的取材。另外，語言上我也滿喜歡的，雖然我對臺語不太熟悉，但可以感受得到那種語言之間的異質性，有其特色。

**黎煥雄**：我覺得這篇太格式化了，就是剛剛說的一貫的調性，角色也都很飽，不過最後結尾的亂倫，我不清楚這樣岔出去，是想把觀眾帶去哪裡？想表達什麼樣的主題？這篇的調性，或是說風格，經營得最成功的地方，是作者把某種「臺式臺語」的幽微特性，在語言上與情節上都抓得很好，再加上南管的唱詞進來，我覺得都非常適切，將一種半暗不明的氣氛，營造得都很漂亮。

**耿一偉**：這篇有點田納西·威廉斯的感覺，前面都在談死，後面的亂倫也許是一種「生」的象徵。可能接近於某種臺灣人的宿命觀，人就是會被過往的某些記憶或傳統的文化所牽絆住，所以我也很難想像它有一個具體的意念要傳達。今天討論下來，我也會提醒自己，如果對其他作品，在藝術性上的要求沒有那麼嚴謹，那麼相對地對這篇作品就要寬容一些。

**鍾明德**：我本來沒有特別喜歡這篇，但聽你們這樣討論，我反而喜歡它了。因為我覺得它的確提出了一種很多人都會有的焦慮，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一種對於家族在命運或性格上的重複與缺陷。劇本裡提到的，其實不只是結尾小姑與姪兒的亂倫，公公與媳婦之間似乎在上二代，就有了曖昧的情愫。這種大家族

的陰影在臺灣各地都相當普遍。

黎煥雄：這篇作品的結構會讓我想到張作驥的《醉·生夢死》，整體上我是喜歡的。裡面一直保有某種神祕感的來源，那不是缺點，但是感覺如果往前再多做一些鋪陳，整個作品的意念會更深刻。

耿一偉：最後我提一下劇名，感覺上臺語應該是「放浪人生」、「一場春夢」之類的，目前這個劇名「關於一場葬禮」其實是整部戲裡面，最沒有「氣口」的地方。

### 〈炎性事例〉

黎煥雄：我贊成鍾老師在總評時所說，希望能夠讓這篇得首獎。首先，這篇作品在形式上的陌生感不會讓我反感，我反而會直覺想問「這是一個新文本嗎？」包括「女a、女b、女c」類似這樣的形式，都是為了要創造出一種距離感。而且在劇情的鋪排下，這個距離感轉換得非常漂亮，不是純粹的寫實，或是很強調新住民的語法。某種詩化的臺詞由角色說出，不是一種矛盾或失誤，而是為了要呈現內在心裡想像的完整性。到後面藉由某種象徵性所揭露的殘酷，形式與內容整個融合在一起，很接近於馬奎斯的魔幻寫實。作者也不貪心，想把事件都說得很完整；對於人的批判，既婉轉又強烈。因此，在藝術性上我給予很高的評價，也是這次入選作品中，我反覆再三閱讀的一部作品。

鴻 鴻：我講一點反對意見。這篇的核心意念很好，但是語言有點問題。首先是這三個女人的文藝腔，這三個人至少在語言表現上沒有角色上的差別，都是高知識分子，修辭非常文雅。我並不是說新住民都應該粗俗，但三個角色都是如此，我覺得是作者無法駕馭的問題，而非角色設定的問題。

黎煥雄：我一開始也有一樣的問題，覺得太一致性、太文藝腔，可是後來我會覺得這就是他會用「女a、女b、女c」這樣的代號去指稱，其實就是去強調那種普遍性。

鴻：不過如果是在劇場中，我覺得在舞臺上這三個人就會更像一個希臘劇場中的合唱隊，它們之間的差異只能透過敘事來區隔，並沒有靠語言來區隔。另外，劇中那個男人角色存在的必要性在哪？他好像只是為了要把故事講清楚而存在。

耿一偉：有些太文藝腔的語言，我也是沒辦法接受。換句話說，這篇作品沒有帶給我願意幫它詮釋的情感，而它也沒有提供給我足夠的線索，說服我這樣的安排別有深意。或許他刻意要找一個逆反性的語言，但是作者本身自己卻沒有意識到。

鴻：我再補充一點，好的新文本，語言上在敘述跟現場之間，應該要有一種很漂亮的切換。但這部劇本的文字並沒有提供那樣一個切換點，讓演員進入另一個表演的狀態。換言之，戲劇都在文字敘述裡，而沒有在現場中。

黃建業：在文學閱讀上我滿喜歡它的文字，很有風格。但我一直在思考的是，若在劇場中，我們只是讀本，這部劇本成不成立？我理解鴻鴻的意思。不過這部劇本還是有機會就用這樣的形式去撐看看。很多劇本光是讀本就很迷人了。這部劇本對我來說，還是一個問號。

耿一偉：目前這部劇本，以「女a、女b、女c」這樣的代稱，沒有辦法真的達到去除角色的差異性。但也許有另外一種處理方式，例如讓「女a、女b、女c」說彼此的臺詞，創造一種模糊性。總之，這是一個有趣的劇本，我可以合理化作者某些安排，但是想要達到類似的效果，也許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鍾明德：聽大家的分析，我也在反省。我是直覺的評選者，看得下去我就會一直讀下去。對我來說，讀這部作品「沒辦法超車」，你必須一個字一個字的慢慢讀下去：它一直抓住我閱讀的速度，這是好作品的特色。另外，像「外籍新娘」的題材，從臺灣一個比較長的文本歷史來看，都還算是一個新的主題。面對一個新的題材，布萊希特說，必須要從痛苦中掙扎出一個新的形式，這部作品在某種程度上實踐了這樣的說法。回到這部劇本裡來談，剛剛提到的臺詞過於文藝腔，也許未必真的很貼近她們的想法跟語言，可是有沒有一種可能是至少很貼近她們的身體經驗，或者某種心理狀態。就像是侯孝賢在《轟隱娘》裡找了許芳宜唸的那些臺詞，反而產生了某種疏離效果。具體來說，這種語言上的詭異跟不合時宜，或許也呼應了新住民在臺灣社會中某種被排斥、不合時宜的處境。外配的身體經驗找出了新的劇場語言，而不是被舊的劇場形式收編了。

黎煥雄：這樣談下來，我想這篇的主題也有可能是很超越的，並不是只單單處理新住民這個議題。如果僅僅用社會事件式的角度去思考，擺脫不了那個侷限。所謂的「東南亞」，或所謂的「外籍」；所謂的「臺灣」，或所謂的「本土」，都是一個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因此劇中的那個男人注定面目模糊；三個女子，注定彼此分不清楚。我不清楚作者是否有這樣的自覺，我試圖這樣詮釋劇本。如果用耿一偉的說法，這部劇本也是這次入選作品中，我唯一會想要製作的戲。

## 第二輪投票

由於剛剛也討論到了其餘未在第一輪投票中得票的作品，經評審討論後，決定還是從進入決審的十篇中，

以給分方式選出四篇，最高四分，最低一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炎性事例〉（耿一偉二分、黃建業四分、黎煥雄四分、鍾明德四分、鴻鴻二分），共十六分。

〈關於一場葬禮〉（耿一偉四分、黃建業二分、黎煥雄三分、鍾明德三分、鴻鴻四分），共十六分。

〈藏身處 (Hideout)〉（耿一偉三分、黃建業三分、黎煥雄二分、鴻鴻三分），共十二分。

〈世界小戰〉（黃建業一分、黎煥雄一分、鍾明德一分、鴻鴻一分），共四分。

〈我們在臺北往生，在天堂臥軌〉（耿一偉一分、鍾明德二分），共三分。

因為〈炎性事例〉與〈關於一場葬禮〉票數相同，現場評審針對這兩篇作品再進行一輪舉手表決，由〈炎性事例〉獲所有評審贊同獲得首獎。

決賽結果出爐，首獎為〈炎性事例〉，評審獎為〈關於一場葬禮〉，優等獎為〈藏身處 (Hideout)〉、〈世界小戰〉。會議圓滿結束。